

红 樱 桃 书 系

岁月 之约

蒋 子 丹 著

S Y Z Y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岁月

之约



蒋 子 丹 著

S y z y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策 划 郑晓方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姜 明

红樱桃书系
岁月之约
蒋子丹 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排印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85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 7 - 80622 - 345 - 2/I · 117

定 价：12.50 元

自序

当夏季再次来临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
了。客厅里的长沙发空着，每日氤氲其上的
红花油气味，早随着母亲的体温退尽了，飘
散了。因为母亲生病瘫痪一度变得乱而拥挤
的家，复又宽敞了，整齐了，也空洞了。大自
然的季节周而复始，人的生命的季节不能轮
回。在失去母亲后的第一个夏天，热带海岛
上每天的黄昏，无论下雨或晴，一次次唤起
的都是这同样的感想，简单但顽强。

母亲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我在四
川出版的散文集。那时候她已经被查出脑血
栓，只是病还没有严重到不能看书的程度。
她每天一页两页地读着那些被排得错字层
出的文章，尤其对记录往事与故人的篇什感
兴趣，因为那里边的人和事也是她本人所熟
悉的。看到高兴处，她就会专注地笑出声来，
完全像个正在游戏中的孩子。她的笑声曾是

那样深刻地感动过我，让我宽慰：倘若我的这些文字从来没有过别的用处，仅仅是引得母亲在病中开心如此，也已经足够了。可惜母亲并没有坚持把那本集子看完，在不间断的治疗中，她的病仍然一天天地沉重了。在母亲“头七”的那天晚上，我和哥哥姐姐们焚烧了一些物品祭奠她，其中也有那本散文集。当那些明亮的火苗渐渐黯下去，终归成为一小堆灰烬时，我突然后悔地想到，以前曾经出过的七、八本书中，居然没有一本正式题记过“献给母亲”的字样。

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及时提供了这个可以让我弥补遗憾的机会。当这本题有“谨以此书献给我辛劳一生的母亲”的集子出版之际，我会将它再一次祭供于母亲墓前。可以想象，那时节她与父亲合葬于湘江之畔的坟，一定已被春天的青草覆盖了。那就让我的书化成粉蛾一样的灰，在故乡的风中，翩跹于青草之上吧。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写于海口

目 录

自序

岁月之约

岁月之约.....	3
还乡	20
旧物	23
剪纸	27
遗产	30
鞋匠	33
客居广州	37
下海第一夜	40
另一种歌声	43
乡愁	46
往事	54
P 君的故事	61
遗憾	65

关于猫	69
手足	83
大哥	88
终结	100
午后的雷暴	107

遐想死亡

女人 40	123
职业的忌讳	126
命运	129
过客	133
浪漫的鬼魂	136
一个人的时候	140
自说自话蒋子丹	154
朋友	161
来去之间	164
船到桥头	168
风度	171
苦酒	175
扇坟	178
孤独	181
感动	185
遐想死亡	188

文学的性别

文学的性别	221
-------------	-----

当个办事的衙役也不易·····	224
我在干什么·····	228
读书的与不读书的·····	234
韩少功印象及延时的注释·····	237
文坛三姝·····	252
也说黄茵·····	268
荒诞两种·····	272
小说与散文·····	275
鞭尸行家与绅士架子·····	278

岁月之约



岁月之约

想到岁月的时候，就有一片苍茫降落，如同下午四五点钟在大山里走路，太阳突然间被山林吞没，叫你顷刻走入暮色。当岁月的苍茫笼罩你的思维，也就笼罩了天地人寰。岁月很大。

岁月之大是一个无限。

大爆炸诞生了宇宙，碎片旋转膨胀，成为红移的星系。所有的星系都在飞速分离，继续膨胀，继续冷却，直到在黑洞里坍缩，在大挤压的奇点结束宇宙。敬爱的科学家为我们描绘的宇宙图形，是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的景象。但是我们可以 在晴朗无月的夜晚，仰望灿烂的星空，想象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以及银河系外银河系里亿万颗不知名的星星，正在岁月中远离我们而去。星空之下，我们学会了一个量词叫光年。

当我们用光年丈量岁月，自己就小成了一粒尘埃。

岁月很小。记不得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早晨，你在梳理头发的时候发现鬓角有一丝卷曲的银白。好多年前你就听人说过，鬓角的白发才是真正的白发。

在这个早晨，下雨或者晴朗的早晨，你伸手摘下鬓角新生的银白，分明看见了岁月，它长不盈寸径只分毫。可你蓦然忆起的，是当年校办农场采摘下一片新茶时的心情。

你们在农场里度过了整个寒冷的冬季，每天挑着大担猪粪去给茶树上肥。茶树撑着布满尘土与蛛网的老叶子，在湘北凛冽的风中一天天无动于衷地看你劳作。你不止一次对着满山如仿真盆栽般毫无生气的老茶树发愣，难道它们还有长出新芽的一天？然而就在你的心情渐渐变得与老茶树一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一夜春雨就将整山整垅的新茶叶催将出来。第二天你们出工的时候，欣喜的惊叫正像夜来新绿落满茶树的枝杈。你在也如新茶似淳清洁净的心境里开始采摘新茶，断不曾想到这每一手对口的嫩芽都是岁月。

在这个早晨，你看见白发季节向你透露了它即将来临的消息，心中难免长出一丝凄惶。年少的女孩久已盼望的新茶，一经季节来临就采不尽摘不完，从春到夏。那么这鬓角的白色呢，采得尽摘得完吗？还是在采摘新茶的年纪，你就用工整的笔迹抄录过著名的诗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无法解释如何在幼小的年龄就偏爱这样悲凉的句子，却能够

在重新吟诵之际暗中释然，伟丈夫李白尚可对镜悲歌白发，况一个曾为春茶的新叶发出惊喜呼声的女儿？

似乎就在同一个早晨，你接到来自千里之外的电话，得知年近八旬的母亲生病的消息。如同当年母亲寻着你的哭声而来，你即日起飞，应着母亲的召唤奔向她的病床。果然母亲见到你时，显出一种兀然而至的踏实，一种找到了依靠的安宁。那个表情，让你重温的另一番情景，是小时候母亲深夜未归，你在屋前台阶上小声抽泣等待她，一俟路灯下出现她的身影，你便不顾一切扑上前去。你找到了依靠，就像现在你年迈的母亲在她生病的当儿找到了你。

你的母亲对你说，她愿意跟你一块回到你的居住地去。这其实是你调迁外地的几年间一再向她提出，也一再被她否决的建议。你在一秒钟之内，找到了隐身在母亲的皱纹与苍发中，忍不住露出狞笑的岁月。它终于让一个从来好强与独立的老人丧失了自立的信心。岁月如愿以偿，它不能不笑。你被这狰狞的岁月授予了责任，带着责任和母亲你踏上归程。在飞机上你为母亲系好安全带，当气流带来震荡之际，你按捺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对母亲说，一切正常不要紧。

不要紧不要紧，在三十多年前一个雨的晚上，你和母亲坐着黄色车在汉口的街道上，她这样对你说。因为火车晚点，你们错过了接站的父亲，而你们说出的地址又让一个个黄包车夫摇头。所以你们长久地在雨里在街上寻找，你一边往母亲怀里钻一边嚷着要回北京。母

亲抱紧你说不要紧，找到爸爸就好了。你以你四岁的判断力相信了母亲，在她温暖的臂弯中迷迷糊糊睡过去。等你醒来的时候，你看见了父亲长着胡须的脸，从此你学会了信赖母亲。她从没有失信于你，当你和你的哥哥姐姐们生病，当你的家被抄了一个底朝天，当父亲突然去世你曾经殷实的家乍贫如洗，你都把目光投向母亲，都能在母亲朴实而坚定的眼睛里找到希望。如此你们一同走过了三十多年，直走到你肩负起某种责任对母亲说不要紧不要紧。你这么说着，也就体验到了过往那些有雨和无雨的夜晚，母亲对你一次次说出不要紧这个词组，她肩头无形但又重如磐石的责任。

现在轮到你了。你以并不太有力量的臂膀支撑着母亲病弱的身体，一寸寸向前蹒跚，拿小勺舀起稠稠的米粥喂进她牙齿稀疏的嘴，用洗发液在她枯白的发梢揉起泡沫，把温热的水流浇在她身上，看水在她弯曲的脊背淌出片片渍迹。你和母亲在泡沫和水流里错位，你成为往昔的母亲，母亲成为往昔的你。岁月默默无语地改变了你们，没有人不臣服于它柔软的暴力，你们也不能例外。

岁月改变了我们。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时辰，我们明白过来。

可是我们仿佛并不欢迎改变，我们都希望孩子们永不长大自己永远年轻。我们开始愈来愈喜欢回忆。在独坐灯下的夜晚，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是把记忆的万年历一遍又一遍翻得哗哗直响。在记忆里我们年轻快

活，又能吃又能睡健康如奔跑的羚羊。我们又爱哭又爱笑为真爱之吻激动不已，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知道畏怯。幻想是我们须臾片刻不离的伙伴，共同的幻想足以让我们轻易把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引为刎颈之交，激情地慨叹相见恨晚。凭着幻想的鼓动，我们一次次向辉煌的目标冲刺，于是我们自信我们莽撞，不甘过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只管把崇敬的目光投向人类最卓越的楷模，用他们的背影标记生命的上限。

可是我们仍然被改变了。

我们变了，步履不再如往日轻盈，常常肩酸背痛稍稍过劳就累得不行。我们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流连，甚至想不出有哪样食品能真正引起食欲，有哪件东西真正叫人爱不释手。我们像看破红尘的隐士，无大喜无大怒，有的只是一连串深深浅浅的忧思。我们丧失了好奇心也就丧失了惊喜，声称一切全在我们意料之内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为曾经在恋爱中表现的痴情汗颜，认为那些事迹的发掘有损于我们端庄的成熟，以至于守口如瓶直到对自己都讳莫如深的程度。我们变得老于世故，深谙交际技巧，不再欣赏心直口快古道热肠。我们害怕陷阱害怕无赖，在并不危急的时刻也可能闪烁其辞敷衍塞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疏远了幻想，年轻时代的种种设计多半已经褪色，成为永无机会施工也无收藏价值的旧图纸被我们随手抛弃。我们一步步用回忆取代了幻想。作为回忆的富有者，不同的回忆阻碍着我们，使我们再难跟什么人一拍即合

心息相通。我们结交新朋友的愿望越来越清淡，一味审慎地回避陌生人哪怕是诚恳相邀的目光。可是在对新朋友愈加挑剔的另一面，是对老朋友日甚一日的宽宥，因为我们懂得通过经年累月的甄别，留存下来的朋友恰如从童年时代精心保存下来的旧邮票一样珍贵，撕一张就少一张，永无机会再版。我们用反反复复的筛选虐待青春期的偶像，眼看它们一个个坍塌，或者定格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里。就这样，我们在岁月的引诱下，一天天走进了记忆的牢笼。

我们的确是变了，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年人，而每个人真正进入中年的标记，似乎并不在于年龄，却在于他（她）是否已经用回忆取代了幻想。

世界在我们的记忆中四分五裂。对同样一件事情，人们几乎从来不会有共同的确定不变的记忆。最近有一个机会，我看到几本死囚留下的日记。它们多半起于死刑宣判之后，止于死刑执行之前。那些笔记本斑斑驳驳写满蝇头小字，字迹或者工整或者零乱，内容却出人预料的一致，除了恐惧和悔恨，千篇一律是对母亲父亲手足和爱人的怀恋，对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时光的追忆。生活在这些杀人见血甚至狠毒凶残的人临终的目光里，迸发出惊人的美丽。你完全找不到罪孽，找不到阴暗，找不到他们向恶的进程，即使涉及到犯罪经过，也都是三言两语淡写轻描，带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偶然性。好像他们走在铺满阳光的路上，突然间掉进了一个黑洞，猝不及防就从乖孩子变成了流氓强盗，所有循

序渐进的堕落过程都被遗忘被省略了。

我并不怀疑这些日记里包含着真实的成份。但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些日记吗？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警惕，把它们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划入文过饰非的谎言？如果这些用斑驳小字写成的日记，出自另一些人之手——出自因为小小口角就被打断双腿的老汉，出自被强奸被毁容被葬送了终生幸福的姑娘，出自委曲求全付出了巨额赎金却只领回了儿子残缺不全尸体的父亲——它所记录的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受害者们，如果他们有一双眼睛可以跟随这些罪犯的一生，他们会如何回忆这些罪犯的面孔？会怎样看待他们的欢笑和悲泣，凶残和恐惧？

请原谅我这么无情地揭露了记忆的虚妄性，实际上这种揭露在我也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被自己记忆欺骗的盲点，而且我们是那样热爱这些盲点，那样煞费苦心甚至竭尽全力地维持着这种欺骗，我们就像一些自己变戏法给自己看的艺人，一边遮掩着一边对自己说，嘘，看破者请勿说破。我们一天天一年年反复玩着这些自欺欺人的把戏，渐渐发现岁月是障眼法最好的道具。岂止如此。当我们发现了记忆所拥有的特殊功效时，我们是何等高兴，经历中一切不光彩不体面不愉快的事件，都可以被记忆一件件淡去，好比用褪色灵涂去了一行行错字。接着我们开始在这些空白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一些莫须有的内容。如同一个潜入档案室非法涂改自己档